

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



黄灿然：诗能留下真实，还能留下真理

致敬辞

沉着，细腻，超然。黄灿然在凡庸生活实践中，探索一种安静而闪光的诗学。他以一流翻译家的身份，追踪诗界最新动态，却在自己的诗歌写作里收敛先锋的翅膀，用平白的手法描摹日常，发掘义理。他的诗歌不避俚俗，大道至简，深得语言精妙。

黄灿然一直在练习一种带着温度的、词语的通灵——在快节奏的都市里，他不紧不慢，不慌不忙，好整以暇地分泌出一层智慧的筛网，过滤去红尘的臃肿与倦怠后，抽炼出一丝生命中罕见的神秘之光。



访谈

羊城晚报：在《黄灿然的诗》中有很多颇生活化的诗，比如《蟑螂》《不上班多好》《苍蝇》《不要抹死一只蚂蚁》，很有南方气息。您似乎喜欢观察这些很多人常见而忽略的事物？什么都可以入诗？

黄灿然：我的诗几乎都是在香港写的，主要在香港、广东，有一小部分是在福建泉州写的。我就是宋诗开山鼻祖的梅尧臣就无所不写，写苍蝇、乌鸦吃虫子，等等。所以，现代诗人写这种很零碎的、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不足为怪。

羊城晚报：在琐屑生活中提炼出诗意、意象的关键是什么？从技术上来看，有何技巧？

“我就是个南方诗人”

是《鲗鱼涌》，鲗鱼涌是我在香港生活、工作的地方。写《洞背集》的时候，我两次回香港将军澳照顾生病的母亲，所以里面有一部分就叫作《将军澳》，而且和医院有关。

写小动物和花花草草，甚至写蟑螂其实也不是大不了的事。古典诗有花鸟山水诗的传统，被称为宋诗开山鼻祖的梅尧臣就无所不写，写苍蝇、乌鸦吃虫子，等等。所以，现代诗人写这种很零碎的、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不足为怪。

羊城晚报：有的诗用俗语、粤语，例如《咁辛苦》，长时间生活在香港，这种生活经验和地方气息自然而然地融入诗歌中，这是有意为之？想要达到一种怎样的效果？

黄灿然：方言的应用其实要很小心，因为方言往往没有

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、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为黄灿然（右）颁奖



保持纯粹和独立性是成为诗人的关键

羊城晚报：您心目中伟大的中外诗人有哪几个？

黄灿然：我阅读很广泛，如果说谁最伟大、对我影响最大，很容易挂一漏万。

羊城晚报：您曾讨论符合大诗人资格的5个条件，概括起来就是“写得多、题材广泛、风格独创、诗歌技巧、持续的成熟过程”，如今这种观点有发生变化吗？

黄灿然：关于“大诗人”的定义和条件，这是奥登提出来的，到现在我还很同意他的说法。

羊城晚报：您认为自己是“大诗人”或离“大诗人”还有多远？

黄灿然：一个人是不是“大诗人”，并不是自己能够判断的，哪怕自己认为是也没有用。我想可以多加一个条件：一个诗人无法在他的有生之年成为“大诗人”。

羊城晚报：有些网络平台上的诗歌，可能如您所说是由没有“大聪明”但简单、朴实智慧的素人写成的，他们有的是外卖员，有的是农民、工人，您如何评价这些诗歌？

黄灿然：我认为诗人就是诗人，是不分阶层也不分身份的。他所从事的职业、谋生的手段并不重要。诗就是诗，跟出版或发表的平台关系不大。你不能因为是个农民工，因为你是个媒体人，或者因为你是个高官，你的诗就能得到特殊待遇。

羊城晚报：成为诗人的关键是什么？

黄灿然：保持独立性、保持纯粹，这些在我看来比较重要。

羊城晚报：对于想要成为诗人的年轻人有何告诫或赠语？

黄灿然：对年轻人我没有什么忠告，如果有忠告，就是要反叛前輩诗人。

深感人的才能非常有限

——黄灿然

人是观念的产物，但诗不是。人从小就将灌输观念，而诗歌是用灵感浇灌而成的。我认为灵感是一种瞬间的、神妙的、出乎意料的东西，这种灵感让人好不容易摆脱了观念的约束和控制。

在创作《奇迹集》时，我已经写了21年的诗，第一次感到一种持续长时间的、“如有神助”的状态。在写东西的时候，我甚至难以相信自己能写出这样的诗，但汹涌而来的灵感，让我的笔不间断地流出这些句子。

我觉得这种“如有神助”的时刻并不是一种荣耀，我恰恰想说人的才能是非常有限的。中外古今的伟大诗人，他们的才能同样是有限的，但他们在高度专注的情况下创作出不可思议的真正的好作品。

文字整理：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



黄灿然，1963年出生，福建泉州人，1978年移居香港，2014年迁居深圳。著有诗集《十年诗选》(1997)、《游泳池畔的冥想》(2000)等；专栏结集《格拉斯的烟斗》；翻译大量文学作品，以诗歌与文论为主。

羊城晚报



文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



肖复兴：从生活日常中写出那一点诗意

访谈

“我一个人眼中的老北京”

羊城晚报：您写了20年北京，北京这座城市对您的创作和生命而言，有怎样特殊的意义？

肖复兴：我今年76岁，除了到北大荒的6年，其余70年都生活在北京。北京，尤其是北京城南、前门一带、前门西侧老街，以及老街上我曾经住过的老院东会馆，我对它们最熟悉。在2003年的冬天，我偶然路过那里，重走故地，发现那里还是我儿时见到的模样，感到格外亲切。过去发生过的一切，似乎扑面而来。

从那时起我开始写北京，也真正意识到老北京和我的生活、写作之间的关系。

我在一座三进的清代老四合院住了21年。比起以后更长的年头，人生最初这21年似乎留给人的记忆更深。老街坊大多还在，见到我很高兴，纷纷走出屋，问这问那。毕竟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。曾经住在这里的往事，一下子都涌到眼前。

我当时就想，为什么不写这里呢？这里我熟悉呀，这里有我的童年、少年和青春记忆，这些记忆是活生生的，是和北京这座古城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呀！

羊城晚报：书中选取北京的100个地点书写，有怎样的选择标准？

肖复兴：这100个地点，都是和我有关系的，包括我曾经住过、去过的地方，这些地方一定要有我，和我认识或交往过的人，要有曾经发生过的事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地方有我、人、事这三要素。

有了这样的“三合一”，才会是我所记录的老北京。尽

年度散文：
《燕都百记》
中华书局

那个温暖的冬天支持我走到现在

——肖复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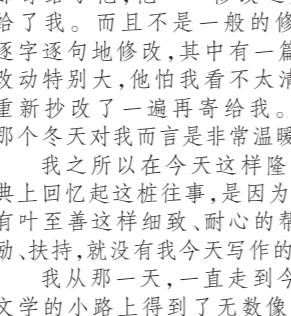
52年前，也就是1971年，那时我在北大荒一个生产队里喂猪，冬天大雪封门，无处可去，我陆续写了10篇散文不知该往何处寄。我就挑选了其中一篇寄给了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。可巧，当时他刚刚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北京，赋闲在家，看了我这篇单薄的文章，立刻修改之后寄还给了我。他在信中说，如果还有别的文章也可以寄给他。

于是我把剩下的其他九篇散文都寄给了他，他一一修改之后寄给了我。而且不是一般的修改，是逐字逐句地修改，其中有一篇，因为改动特别大，他怕我看不太清楚，就重新抄改了一遍再寄给我。所以，那个冬天对我而言是非常温暖的。

我之所以在今天这样隆重的盛会上回忆起这桩往事，是因为如果没有叶至善这样细致、耐心的帮助、鼓励、扶持，就没有我今天写作的结果。

我从那一天，一直走到今天，在文学的小路上得到了无数像叶至善这样的前辈、编辑和朋友们的帮助、鼓励和扶持。可以说，他们的名字隐在了作者的背后，像风，看不见，却推动作者前行，我非常感谢他们。

文字整理：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



个人简介



肖复兴，北京人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。曾任《小说选刊》副总编，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副主编，已出版各类型书两百余部。获冰心散文奖、老舍散文奖、朱自清散文奖等。

羊城晚报：北大荒也是您创作中的“魂牵梦绕之地”。在您心中，真实的北大荒是怎样的、在您生命中扮演怎样的角色？

肖复兴：我虽然写过北大荒，但那只是我所认知的北大荒，是我青春时节经历的北大荒，我最近有本新书，名字就叫《我的北大荒》。因为我只在那里生活过6年，没有经历过它的以前和现在，对它的认识是片面的、不完整的。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北大荒，只是和我们自己的青春、和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关，和那片土地有关。

如果问北大荒在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，或我们的北大荒的意义何在，我认为就在于那个不可或缺的断代史中，我们是亲历者、书写者、言说者，反思者、批判者。

羊城晚报：您是20世纪80年代文坛中的亲历者之一。您如何回忆80年代文学？今天的文学

避免重复，让自己写得新鲜一点

又发生了哪些变化？

肖复兴：80年代的文学，值得纪念，尽管不成熟，却有难得的激情和直面现实、人性及自我的那一份真实与真诚。如今的文学，虽在技术层面和数量上有发展，但那两方面却不如以前。由于文学书写者的地位与姿态心态的变化，这是必然的。

羊城晚报：您是如何保持长盛不衰的创作力的？现在还每天都坚持写作吗？

肖复兴：一般没有事，我每天上午坚持写点儿东西，下午出门，闲逛，有时到公园画画，尽管画得拙劣，却特别煞有介事地画速写。

我觉得画活动物和人的速写最有意思，就像农民到地头收割农作物，颇有成就感。还可以捎带认识很多人，知道很多事，扩展自己的写作视野。这也是让自己保持写作活力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吧。尽量避

苦难中的诗意图是散文最可贵的品格

与秘密。

似乎在我们的作家与诗人中，少有像阿赫玛托娃这样对于散文创作怀有虔诚与敬畏之感的作者。想想自己，惭愧得很，尽管常与散文为伍，有时却显得过于随意，少有散文写作时独有的那种“诱惑与秘密”的感觉。

羊城晚报：您的散文向来注重平凡生活、普通人群的温情故事。一个作家该如何练就观察生活，把普通生活写出诗意的能力？

肖复兴：散文写作，当然有多种写法。我赞同孙犁先生所说的：“最好多记些无关紧要的小事”；“最好多写一些不经心的小事，避去人所共知的大事。”这里所说的“无关紧要”和“人不经心”，指小事的两个方面：“人不经心”，是被人们所忽略的，即熟视无睹；“无关紧要”，是看

似没有什么意义和意思的，即见而无感。

我一直喜欢散文。读中学时，现代作家的散文，喜欢冰心和萧红；当代作家家里我喜欢韩少功和何为。年老之后，喜欢孙犁、沈从文和汪曾祺。这些作家的散文，共同的特点，都是书写普通生活，并从日常中写出那一点诗意图，温馨、温情、温暖，让我的心微微一动。

当然，生活常会充溢一些不如意、坎坷、痛苦，甚至血淋淋。我自身的经历，也逃脱不出这样的命运跌宕。即使如此，生活中也不乏温馨、温情、温暖的诗意图。苦难中的诗意图，让我们面对生活有了一些勇气和信心，以及忍耐和等待的韧性。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朴素可贵的性格，也是散文最可贵最值得珍视的品格。我喜欢这样的散文，希望自己也写这样的散文。



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、香港文学馆馆长潘耀明为肖复兴（右）颁奖